

道教的精神

杨煦生

牟钟鉴、胡孚琛等主编：《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济南：齐鲁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

道家是在从巫到史转化的基础上崛起的，巫史文化的交迭，神话、巫术、历史的初步的形而上化，使作为传世最早的成熟的道家著作的《老子》富于无限的歧义性、多次解释建构的可能性。尽管如此，老学的走向还是清晰的：经由庄子的抉发，老学中的本体论、生存论因素上升为某种哲学人类学的自由哲学，经玄学而与般若学合流，渗透于大乘佛学各宗之中，最后导发了禅宗的产生，使大乘佛学登上其历史巅峰并获得逻辑终结。

本文的第一部分首先探讨了老子在道教前史上的意义，正在于从逻辑上：1. 超越了原始的灵魂信仰而讲生命问题指向肉身；2. 与神仙家互为表里而将这一问题形而上化。生命问题在道教前史向道教史的转化中，经历了并列的两个系统：庄子系统和杨朱系统。

在庄子那里，肉身易坏、死生无常是其“人生批判”的题旨，而人生更不堪忍受的却是与物相刃、丧己于物。于是庄子以死亡为参照系，来显示生命的壮丽以及微茫，并由此以其真人理想达到了一种生命的形而上学，提出人既为人，就必须是本真之人。而杨朱标举的则是绝对的精神价值虚无主义，既要求放弃对各种精神价值的追求，更要求放弃一切终极关怀，毫不犹豫地将其转向给予感性的“在”，这种思想指向真正地成为道教生命哲学的不言而喻的心理前提。

随着道教生命哲学前史的结束，道教思想家们登场。他们中不少人从自身角度澄清老学，进行“划界”，一些早期道教思想家似乎认为只有从神仙学的角度来理解、阐扬老学方为达道。对于道教思想家而言，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将生的问题上升为一种带有本体意味的原则，道教的生命思想史由此全面展开，这就是从“金丹”到“圣胎”的历史。

从道家到道教的生命哲学大致历程中可以看出，道家思想的形上冲动，在道教精神中都有了形下的旨归。对于道教中人，我命在我不在天。

既然道教首先并非生命的“形上学”，而是“形下学”或“形器学”，所以“仙学”的重点自然在于围绕生命的物理延续而展开的种种操作体系，所以文章的第二部分只试图从一般文化学或哲学人类学的立场对道教的“术”、“逆”、“一”三大观念作一些阐释。

“术”：道教之为“教”，正是由于道术法术的支撑。文章主要就术与学、术与语言两个相关问题进行讨论：道教徒修炼体证的个体性，造成了终极关怀的日益匮乏，这正是使“术”难于转化成“学”，难以上升为具备普遍可传达性的普遍知识体系的缘由；道教养生修炼是一种极富于个体内证性的实践，口诀隐语是个体修炼经验的记录，但从一开始却又并不期望、也无法普遍传达的，因而道教丹师们期待于“缘分”以进入这一语境。

“逆”：道教思想家、养炼家寻其根、源、大归，也就是寻找生命最基本的能量形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以独特的方式逆自然、抗自然以顺自然。这种逆修理论提出了如何抗拒生命能量耗散的直线性的问题。

“一”：在老庄阶段，最高的统一性实乃做为无限可能性之道，而到了道教思想家们那里，气成为最高最普遍的统一原则。这不仅是寻找人与自然在理论上的“通约项”，而更是诉诸于通约的实践，从实际上解决生命能量形式的转换与升华，并最终在实践上深化庄学，在形下的养炼中，再次指向形而上学课题，从而通于一而万事毕。

中国基督信仰本土化的类型和症结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d/2.0/fr/deed.fr>

